



### 如火如荼準備巴黎奧運會

李漢源

就在剛過去的周末，中國中央電視台再次成為國際奧委會（IOC）巴黎奧運電視製作團隊成員，是自從2004年雅典奧運開始，中央台第六次參與的奧運電視製作，這樣一算其實已有20多年。奧運製作是全球最大型的電視製作，筆者也有幸參與過奧運大會製作團隊，包括2000年悉尼奧運的乒乓球製作，及2008年北京奧運香港馬術，絕對是獲益良多，且不可多得的寶貴經驗。

今屆巴黎奧運集合了世界各地來自18個國家製作團隊去負責33個體育大項目，中國今屆負責體操、羽毛球、乒乓球及攀岩4個大項目，當中以體操最為複雜，因為同時段會有6個單項一同舉行，平均每一個項目都要用上8至10部攝影機拍攝，即同一時間會有50部攝影機在操作中；而羽毛球則同一時段有3個場比賽，乒乓球則有4張枱同時比賽，實在十分考驗製作團隊的功力。

今次中央台共派出2,000名工作人員參與，至於亞洲區其他國家，包括日本及韓國也有派電視製作人協助，日本NHK負責柔道及摔跤，韓國則負責製作跆拳道及射箭。大家大概可以看出，通常大會安排負責項目都是該國家團隊專長拍攝項目，例如田徑是所有項目中最複雜的，筆者在上一世紀八十年代參與奧運，田徑項目已經是由芬蘭電視台負責製作，直至今屆也仍是他們負責，在田徑場中，隨時超過100

部攝影機在拍攝運作，芬蘭在這方面就最有經驗了。筆者1985年被TVB派去學習奧運製作，田徑方面的部分也是芬蘭電視台導師，而足球則是英國電視台做老師。外國體育傳媒製作人，有很多一入行工作就幾十年並薪火相傳直至退休，就如IOC Member之一的「奧運導師」Alex Gilady也是工作到80多歲，於2022年離開了。

巴黎奧運2024年7月26日開幕，距離現在還有442日，香港目前版權未定是哪一間電視台，很多事前準備功夫也放著未能進行，其他國家和地區則已經如火如荼進行中。從資料中得知，乒乓球4張枱比賽只有一張直播，如果香港隊在其他3張比賽，則要自己用方法把信號傳回來才能直播，羽毛球也是一樣，大會一個場直播，另外兩個場便要自己想辦法了。可能巴黎國際廣播中心成本貴，有製作公司把奧運製作中心設在比利時，或者到時香港電視台要在比利時取信號？製作人轉播的方法覺得總會有的，但希望香港電視台能早日落實版權，製作團隊就能盡早計劃，盡早準備。

2024年巴黎奧運，7月27日晚上香港時間約7點，何詩蓓、張家朗分別亮相奧運賽場，香港觀眾又有機會支持我們香港運動員，還有很多香港運動員參加乒乓球羽毛球比賽等，都很需要我們的支持，希望屆時香港觀眾們就算不能遠赴巴黎，亦能在電視機前，為我們的運動員打氣，大家要加油啊！



### 沖繩今昔

方芳

近期遊日熱潮勾起年前曾往日本沖繩旅遊的回憶，旅遊翌年驚悉火燒百里城的新聞，正殿、北殿與南殿等八座建築物付之一炬，令人痛惜，而引起不少曾遊覽百里城的人都對百里城火災「意外」的質疑。

曾經統治過沖繩五百年的琉球王朝百里城，被收錄於世界遺產名錄，百里城宮殿展示的是建築、文字、服裝，深受中原文化的影響，明清皇帝的題字石刻，明清冊封琉球國王的印記，都顯示了中國與琉球王朝曾經的藩屬關係。

曾經輝煌的琉球王國，怎麼會變成日本版圖上的沖繩？琉球國與釣魚島又有什麼關係？學者黃天大著《琉球沖繩交替考》，鑽研了大量中日文獻，破解琉球百年懸案，否定日本所謂「釣魚島源於琉球國遺島」之說，從而證明日本並不擁有釣魚島主權。該書也記下琉球國如何被日本強行吞併；又揭露了美國和日本的秘密協議，將琉球（沖繩）管轄權交予日本；該書還預期琉球和沖繩的交替，仍然在發展。

年前沖繩遊的時候，我們參觀了一個並不熱門的景點「舊海軍司令部壕」，探索了一場琉球人幾乎被滅族的戰爭。在二戰結束時，美軍登陸琉球，發起了「沖繩戰役」，日本提出了瘋狂的「玉碎計劃」，徵用了琉球人（沖繩縣民）幾乎所有13至60歲男性，訓練他們以自殺式對付美軍，他們在日本武士道精神訓練下，前赴後繼死在美軍炮火下，四分之一當地人口在這場戰役中死亡，相當悲慘，而「舊海軍司令部壕」所見，只是其中一部分。

「舊海軍司令部壕」內裏，有手榴彈自殺痕跡，陳列的遺物有槍枝、軍服和軍人給家人的信，其中一封日本少將寫給海軍次官的電報，令人動容。電文內容大概是：「沖繩縣民青壯全部投身協助作戰，臨戰爭末路，無法以言語形容，獻上最後一草一木，請政府務必慰恤善待沖繩縣民的後代子孫。」今天，沖繩仍有美軍基地，琉球痕跡一點一點被抹去，琉球後代謀求和平幸福是一條遙遠的路。



### 當青春遇上迷彩

馬慶民

每個人的青春都有着屬於自己的顏色。有的人的青春是紅色的，像燃燒的火焰，朝氣蓬勃，充滿希望；有的人的青春是藍色的，像迷人的海洋，深遠廣闊，充滿幻想；而有的人的青春卻是迷彩色的，他們在數不清的艱辛與考驗中，收穫不屈、勇敢與力量，蛻變成長。

當青春遇上迷彩，生活注定不平凡！從他們穿上迷彩的那一刻起，他們的青春就被賦予了更多的責任與使命。在迷彩色的青春裏，沿途沒有風花雪月的風景，只有不斷前行的身影；沒有燈紅酒綠的風光，只有永不放棄的腳步；沒有退縮與放棄，只有敢於吃苦敢於爭鋒敢於勝利；沒有隨性而為的自由，只有整齊的隊列，嘹亮的軍歌；沒有所謂的「細皮嫩肉」，只有粗糙的皮膚，厚厚的老繭……

迷彩色的青春讓他們與同齡人有了不一樣的生活，有了不一樣的豪邁與激情，也就有了男子漢的堅強和韌性。

迷彩，是一種堅守。在大山深處，邊陲海島，雪域高原，大漠戈壁……一身身迷彩色與艱苦寂寞相伴，與奉獻犧牲為伍。他們用堅定的步伐丈量每一寸土地，用深情的大眼睛注視那一抹鮮艷的紅旗。大海、大山、天空、林海……見證了他們的青春，見證了他們的成長，見證了他們的忠誠和堅守。

迷彩，是一種榮譽。訓練場上，他們與烈日相處，寒風相伴；比武場上，他們奮勇當先，永爭第一；演習場上，他們殺聲震天，敢打必勝。他們本稚嫩的皮膚，早已鑄成鋼鐵般的鎧甲，那身絢麗的迷彩，早已超越了自身的生命。他們，用生命捍

衛榮譽，確保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

迷彩，是一種擔當。暴雨來襲時，他們緊急集結，火速出動，奔赴一線；災情發生時，他們捨身忘己，風雨兼程，全力奔赴展開生命大營救；抗洪搶險中，他們勇立潮頭，誓與大堤共存……迷彩色的他們，用行動詮釋了青春的擔當！

如果說有一件物品能代表我的軍旅記憶，那一定是我的迷彩服，它陪着我每一次流汗，每一次拚命；它見證着我一次又一次突破自我，挑戰極限，是我成為男子漢的見證。迷彩色的浸潤，讓我看見了不一樣的自己——包裹着泥土的壓縮餅乾，成為了不一樣的人間美味；渾濁的河水，有時成為可口的甘泉；能擲出汗水的迷彩服，成了我永遠喜歡的「名牌」……青春有很多種樣子，我很慶幸我的青春裏有迷彩的樣子。

青春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時光，青春的配色是五彩斑斕的，用一身迷彩，為斑斕的青春添上濃重的一筆，這一定是人生最美好的顏色，這絕對是整個人生中最寶貴的財富。

但選擇迷彩色，無疑需要勇氣和血性，因為迷彩意味着熱血、艱苦、奉獻，乃至犧牲。但一定要相信一句話：無熱血，不青春；無擔當，不成長。

看那抗洪大堤上的奔忙，看那邊境巡邏的腳步，看那戰艦馳騁的航跡，看那維和一線的衝鋒，看那演習演練的硝煙……處處都透露出青春的堅毅、奮鬥和無畏。

「熱情每天都裝滿了胸膛，勇氣同硝煙一起來飛揚。」當青春遇上迷彩，必將迎來夢想綻放，盛開出不一樣的人生。



### 愛縱之間難為母

連盈慧

母親節快到了，電台響起「世上只有媽媽好」的歌聲中，看初為人母的女友，攬抱着她剛滿3歲的小兒子狂吻，不斷歇斯底里地說：「仔，我好愛你，就算他日你長大做錯什麼事，我都不會怪你，就算你不愛我，我還是一樣愛你！」

那孩子十分趣致，的確人見人愛，可是愛子愛到這田地，也真令人驚心動魄，怎麼可以呢！真的想對她說：孩子長大以後，他不只屬於你，他還與社會國家群眾脈絡有關聯，他做錯事，人家一定不會放過他，就社交層面來說，不止影響人際關係事業前途，甚至還可能危及生命；如果他所犯的錯，危害國家社會，國家社會當然更加不會原諒他，萬一所犯罪行嚴重到足以判處終身監禁，你平日這樣縱容孩子，怎樣愛他，怎樣原諒他都沒有用，豈不害了他一生。只是看他愛子狂熱到這程度，這話怎忍說得出口。

如果是我們那一輩父母，愛護兒女，通常只會這麼提醒他：「父母不可以一生一世保護你，父母會老去，總有離開你的一天，所以你要好好管束自己，千萬別做壞事，否則犯了錯，就沒有人像父母一樣原諒你了！」

但是並非所有父母都那麼清醒，總以為自己的心肝，都是天下人的寶貝，愛令智昏，尤其是母愛，自古以來「慈母出敗兒」的故事便多到不得了，今時今日，盲目自由的歪風襲擊下，教子的三娘還被判虐兒罪，慈母都忍痛變了西南二伯父（指蓄意縱容仇家兒子，刻意令他墮落到無法謀生的壞東主）。

記得前輩也曾說過她同輩一個結婚十年還沒生養的朋友，天天求神拜佛說：「菩薩菩薩，敗家仔都給我一個啊！」結果他連續生下3個，老大老二老三，果真各有所長，好嫻/好賭/好蕩都齊全，當然不是天意，大家已知道是做母親的應驗當日起過的宏願，從而縱容那3個金巨羅，也就是「西南式」的母愛害了3個兒子。

母親節快到了，電台響起「世上只有媽媽好」的歌聲中，看初為人母的女友，攬抱着她剛滿3歲的小兒子狂吻，不斷歇斯底里地說：「仔，我好愛你，就算他日你長大做錯什麼事，我都不會怪你，就算你不愛我，我還是一樣愛你！」

那孩子十分趣致，的確人見人愛，可是愛子愛到這田地，也真令人驚心動魄，怎麼可以呢！真的想對她說：孩子長大以後，他不只屬於你，他還與社會國家群眾脈絡有關聯，他做錯事，人家一定不會放過他，就社交層面來說，不止影響人際關係事業前途，甚至還可能危及生命；如果他所犯的錯，危害國家社會，國家社會當然更加不會原諒他，萬一所犯罪行嚴重到足以判處終身監禁，你平日這樣縱容孩子，怎樣愛他，怎樣原諒他都沒有用，豈不害了他一生。只是看他愛子狂熱到這程度，這話怎忍說得出口。

如果是我們那一輩父母，愛護兒女，通常只會這麼提醒他：「父母不可以一生一世保護你，父母會老去，總有離開你的一天，所以你要好好管束自己，千萬別做壞事，否則犯了錯，就沒有人像父母一樣原諒你了！」

但是並非所有父母都那麼清醒，總以為自己的心肝，都是天下人的寶貝，愛令智昏，尤其是母愛，自古以來「慈母出敗兒」的故事便多到不得了，今時今日，盲目自由的歪風襲擊下，教子的三娘還被判虐兒罪，慈母都忍痛變了西南二伯父（指蓄意縱容仇家兒子，刻意令他墮落到無法謀生的壞東主）。

記得前輩也曾說過她同輩一個結婚十年還沒生養的朋友，天天求神拜佛說：「菩薩菩薩，敗家仔都給我一個啊！」結果他連續生下3個，老大老二老三，果真各有所長，好嫻/好賭/好蕩都齊全，當然不是天意，大家已知道是做母親的應驗當日起過的宏願，從而縱容那3個金巨羅，也就是「西南式」的母愛害了3個兒子。

◆歌仔戲中三娘的教子棒也太誇張了！



### 港台該辦怎樣的音樂頒獎禮

小臻

剛過去的周末，號稱歷史最悠久和年資最短的本地樂壇頒獎禮先後在港舉行，自然又成為坊間談論和比較的熱門話題。香港電台（港台）主辦的《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今年挾着廣播95周年的聲勢而來，實在給予大眾一個很高的期望，也是該台自疫情後首次重返紅館的大型製作，而ViuTV的音樂頒獎禮《CHILL CLUB 推介榜 年度推介 22/23》由九龍灣展覽移師亞洲國際博覽館十號展館舉行，規模也較之前擴大。

每次辦樂壇頒獎活動，什麼歌曲能獲獎，誰應該奪最重分量的男女歌手，都是最具爭議性的焦點。當大家都在質疑誰的歌應該得獎，誰的歌為什麼不入圍時，也許我們要先看看兩個台如何組成評選機制。首先，港台《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自1979年開始至今，大概每年都是根據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的上榜歌曲作為基礎，按一套公開的評分標準去決定最後結果，部分會加入公眾投票，其中也有獎項只得專業評分。而《十大中文金曲龍虎榜》則每星期根據各台的歌曲播放率和專業評分來編排排行榜。

至於CHILL CLUB推介榜本年度合共頒發30個獎項，據主辦單位稱入圍的歌則每星期會由其台前、幕後工作人員及各唱片公司代表投票，最高票數的十首歌曲可以登上榜。而各大獎項皆由全港市民投票選出，連頒獎禮上負責公布獎項的人，都是從有份投票的普通樂迷中抽籤出來代表，信不信用你。去年港台與TVB聯手辦頒獎禮，合併為《香港金曲獎》就是希望集合兩個大台的力量，讓香港樂壇仍有一種選擇，不致淪為直銷政治理念的音樂基地。

香港電台作為特區政府電台，更應扮演官媒的角色，去年兩個主流媒體歷史性結合，出來效果有目共睹，已是雙贏之局。今年《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兼廣播95周年金曲音樂會》，頂着「廣播95周年」的光環，卻沒有突出95年廣播的輝煌歷史，沒氣勢，竟然

出現頒獎音樂會進行了一半左右，便已經有三分之一觀眾離場的尷尬場面，主因是過半數得獎歌手沒有現身，觀眾聽到最多的一句就是「某某歌手今日有事在身無法到場領獎，但我們會轉交獎項給他」。

港台強調公道，只要得獎就頒給他沒錯的，但你要顧及音樂會的可觀性作安排。港台的頒獎音樂會似乎傾向年輕歌手，但大多偶像派有到場，粉絲失去熱情，弄巧反拙，值得深思。香港電台是政府電台，公眾對港台的要求就有所不同，港台每年用了政府公帑超過10億，能不要求嗎？明顯達不到「提供資訊及娛樂節目，讓觀眾聽眾增廣見聞，消閒放鬆」的製作目標。

有些歌手獲頒多個獎項，但人家不領情，全數不來，就連公司代表也沒出現，港台即使想好，人家也毫不界面。作為政府電台，有着權威性和指標性這樣局面難道不尷尬嗎？難道英皇、環球唱片公司一班年輕歌手就差過他們嗎？港台頒的獎講專業，不應被粉絲多少來決定好嗎！

港台曾說一切跟機制，那麼機制就肯定出現了問題，按理還有一個張敬軒可以選擇，張敬軒去年還是最佳男歌手，今年十優不入，是藝人抑或公司與港台交惡？最怕不是機制，而是掌管機制和執行機制的人出了問題。

純粹製作角度比較，全個頒獎音樂會沒有設計高潮位，從歌手頒獎嘉賓卡士都弱，本來向音樂界前輩致敬環節是有發揮機會，

找來中樂團演奏顧嘉輝（輝哥）的作品是好事，為什麼不亦與專程來頒獎禮的葉麗儀合作演繹《上海灘》？有輝哥徒弟徐日勤到場，也只讓他說兩句多謝就匆匆下來，既來了就應該好好利用。鄭國江獲頒「金針獎」安排在尾聲，卻沒大氣的表演配合掀不起高潮。與前段表達傳承的環節，新秀唱梅艷芳、張國榮的金曲沒有呼應。給人製作不嚴謹的感覺，同港台以往的頒獎音樂會比，水準大下滑。要知港台背負的不單只是一種娛樂，而是一種政府的權威和一種正向價值觀的傳播使命，明知沒歌手支持，沒人再稀罕獎項的話就要另想亮點和形式。例如頒最受歡迎的歌曲獎，讓受歡迎的歌手多些表演，或用歌曲的實力說話，不論年齡，好歌就要有機會登場，要團結樂壇所有類型的歌手，做成一個鼓動香港樂壇的音樂會總比以不倫不類的追星音樂會好。

港台如果要繼續做頒獎禮音樂會，就請找好定位。看《中年好声音》那麼受歡迎就明白，香港樂壇不光是只有年輕人市場的，港台節目就是要顧及全港市民，其他噱頭的東西就留給商業機構做吧。



◆香港電台廣播九十五周年兼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的出席歌手中絕大部分是新人。



### 習慣了自以為是

呂書練

最近，看了無國界記者組織公布2023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的排名雖然比去年高8位，卻比新加坡低11位，甚至曾發生大屠殺的盧旺達和毒販橫行的哥倫比亞也比香港高。本來早就不屑於這些總帶偏見的「排名」，但他們特別提到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

為了污名化國安法，以證明自己正確，香港在外的「黃絲」和一些西方人什麼都「無限上綱」，甚至把他們昔日狂批的禁言國家如新加坡、哥倫比亞等也突然包裝成比香港「自由」了。

我想起上世紀九十年代前後的美國政壇及其傳媒，當時是最親密的兩個帝國首腦——美國總統列根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合演了一場大龍鳳，把時任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吹上了天，美國媒體更充分發揮軟實力——力捧蘇聯第一夫人蕾莎，故意冷落列根夫人南茜，令自視甚高的南茜氣炸了。

西方當了很多年的「先進國家」，其國民習慣了傲視他人，部分政客、媒體人和所謂非政府組織更常以自以為是的態度看待他們目中的「第三世界」，一知半解又自封輿論領袖，審斷一切。

香港實施國安法後，社會從騷亂走向穩定，卻有一批人繼續活在自己編織的舊夢中，對別人立法保護

國家安全指指點點，口頭威脅，言論抹黑，把往日口口聲聲講的人權法治丟到九霄雲外。

還不久就來一陰險謀論，借機把你醜化或矮化，一些自大無比的政客還聲稱要援救「香港政治難民」，卻是口惠而不實。

尤其是經歷了瘋狂的疫情，自己的國家都搞得烏煙瘴氣，自顧不暇，置國民生死於不顧，卻還有閒情來關心香港的人權和自由——說穿了就是死要面子，「我永遠是老大」。看了都想笑，但不能只是笑笑。我很高興看到本屆政府官員勇於發聲，對不實的報道和指控，能及時澄清、反駁，不但以正視聽，更重要是傳遞信息：我們不再啞忍，任人造謠抹黑。

多年前在港大深造新聞學時，中心經常邀請一些西方通訊社、大報或電視台資深新聞工作者交流，從他們豐富的採訪經驗、人生閱歷中受益不少。但我們也發現，他們言談中不自覺地流露出優越感，總以大美國視角看亞洲事務，開口閉口「民主」。有男同學忍不住抗議、反駁甚至諷刺他們。下課後交流時，這些來亞洲多年，乃至後來脫離原來服務機構的前記者也承認，當他們愈來愈了解亞洲社會、文化及亞洲人的想法，並如實報道時，稿子發回總部編輯時，角度或部分內容卻被刪改了。



### 失去的季節

伍卓霖

終於找時間刷完了近期很火的《漫長的季節》。

關上電腦，在黑暗的屏幕上看見自己的影子，彷彿又見到劇中那些人物，心裏還是在隱隱作痛。

前些日和朋友討論情感問題，說到人類的痛苦和悲劇幾乎都是因為「得不到」和「失去」。《漫長的季節》所表現的也如此。故事以3人破案組查找18年前的碎屍懸案真相開始，一樁樁一件件地揭露所有人的「失去」。故事裏，沈默、殷紅等人失去對身體和尊嚴的所有權，她們被親人和客戶暴力對待，最後甚至失去了生命。女性如此，男性也如此，沈默的弟弟傅衛軍因為身有殘疾被拋棄，和隋東一起被毆打，被迫跪下哀求施暴方，尊嚴被暴徒踐踏在腳下踐踏。

當然，在大多數的故事裏，總是女性先失去，或者失去得更多。似乎在所有的時代，女性都處在鏈條的末端，一旦失去某些東西，性別剝削總是擺在前面。在《漫長的季節》裏，女主角沈默因為社會變故，年紀小小失去了父母，也因為社會福利制度、監管制度、相關法

律的缺失，更因為沈棟樑代表的權力力量的壓迫，導致她被收養自己的親大爺沈棟樑性侵了十年。而沈默所受到的侵犯不單是身體上的侵犯，還有精神等方面的侮辱和入侵。

類似的題材，在韓國電影裏不乏精品，但《漫長的季節》與我此前看過的一些同類題材兩樣。《漫長的季節》的編劇和導演有着影視行業裏少見的悲憫心，他們把這樣一個令人痛苦到空息的題材處理得很克制、很乾淨。包括韓國電影在內的同類題材，對於某些場景會刻意赤裸裸地對焦細節，血腥的場面也毫不迴避，往往導致影片和劇情變相地滿足一些觀眾的獵奇心和窺探欲，如此，故事成了單純的故事，成了對痛苦的褻玩，成了對人類同類的不尊重。

但在《漫長的季節》裏，觀眾看不到沈默對不堪回首的過去的閃回，看不到血腥，看不到驚悚的場面。沈棟樑作為施暴者，與沈默之間的對話也沒有「應有」的輕浮下流，沈棟樑的殘忍是悄無聲息、點到為止的；貌似親密的家常、單獨關在房間為沈默剪指甲、讓成年的沈默換上自己買給她的童裝款式的裙子，在沈默

慌張逃跑以後深嘆裙子的吊牌……這些細節都被處理得很高級，沒有眼淚，沒有痛苦的表现，簡簡單單地，就讓觀眾知道過去的十年沈默經歷了什麼，非常有力度地激起了心有良知的人們的憤怒和心疼，以及對暴徒的恨。以至於到了最後，沈默「黑化」，成了殺人犯，人們對她除了理解，只有心疼。

因為心懷慈悲，劇情中除了那些沉甸甸的冰冷的痛苦，導演還給了很多溫暖的鏡頭。沈默和王陽在鐵軌邊漫步，一對羞怯的少年充滿憧憬地談論著詩和遠方，金色的陽光灑在他們的頭上、身上，沈默的眼睛是安靜而乾淨的，裏面生長著希望。在第12集裏有一個下雪的場景，大雪紛飛，眼淚和痛苦都在潔白的雪花裏被輕柔地掩去，濃厚的黑暗也歸於一個純淨的白色的答案。

我想起高爾基評價波德萊爾的詩集《惡之花》，他說波德萊爾「生活在惡之中，愛的卻是善」。波德萊爾在死前被叫做「瘋子」，在死後卻被稱為「詩人」。同樣，《漫長的季節》畫上句號，我們失去的一切終將以另一種方式歸來。